

# 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

## ——读《认识的本质与机制》

刘国胜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认识的本质与机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基础性课题。《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一书对这一课题作了原创性研究,集中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一是深入探讨了认识论中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包括如何“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的问题、认识的本质和知识的本质问题以及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问题;二是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前沿探索,特别是对现代人类实践经验和科学发展成果作了深刻总结;三是科学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阐释体系,实现了对认识的一般原理的阐释与对认识的特殊问题的探索的有机统一,并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四是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知识体系的发展,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而且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的本质;认识的机制;认识的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3)06-0049-08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既是社会实践的现实要求,也是思想理论的内在逻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进展来看,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实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重大的基础性理论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性知识体系的视角来看,这是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令人欣喜的是,哲学家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正为解决这个问题作深入思考和探索。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汪信砚等撰写的《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一书,对认识的本质与机制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基础性课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

探索,这不仅极大地推进了对认识论的研究,而且深化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理解。《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一书思想性、理论性强,不仅对各种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深入而缜密的论析,而且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观点,既是以往学术史的总结,又是当代人类实践经验的概括。作为该书的忠实读者,笔者对全书的每一个章节、每一个命题、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学习,在思想上、认识上、学术上、方法上都收获巨大。我认为,这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作了原创性研究的标识性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

### 一、深入探讨了认识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认识论发展史上,认识的主体、客体及其关系一直是认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认识论研究的前提性问题,而且关乎认识论

收稿日期:2023-06-28

作者简介:刘国胜,男,湖北红安人,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研究的本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认识论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些重大问题而展开的。但是,真正将认识论研究的前提和本质统一起来,并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贯彻到底,是由《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完成的。也就是说,在《认识的本质与机制》这部著作中,汪信砚首先探讨了认识论研究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

一是明确提出了“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的重要命题。和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汪信砚首先认为,在研究和反思认识的本质是什么、认识活动如何进行这两个基本问题之前,存在着一个理论研究的前提性问题,这就是怎样去考察人的认识的方法论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重大的方法论问题,汪信砚主张转换认识论研究范式。“认识论的研究范式,是考察认识现象的思维框架和思想原则,包括研究视角、思维模式、思维聚焦点或中心问题。”<sup>[1]</sup>在这方面,汪信砚做了十分翔实的理论工作,不仅辩证考察了哲学史上几个不同学派的主张,而且深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历程,从而科学提出了重审认识活动出发点、从主体方面看认识的重要主张。从主体方面看认识,就是以主体的人为轴心来审察主客体关系,旨在阐明认识活动中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是因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其本质性上总是现实的人。对此,著名哲学家陶德麟讲得很清楚:“现实存在的认识主体不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抽象的‘人’,不是只有血肉之躯而无社会历史性的普通动物世界中的一个‘类’,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生活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并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具体的人。”<sup>[2]</sup>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汪信砚指出,从主体看认识是思维模式和研究层次的转换,既不是否定对象的客观性,也不是否认认识活动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实现从主体的认识活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向主体的认识活动怎样进行的问题的视角转换。因此,从主体看认识的研究范式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对认识论研究中“方法论危机”的反思和探索。从主体看认

识主要着力于探析两个方面的认识机制:认识活动的社会机制和主体认识活动的思维机制,前者涉及的是认识的价值定向和价值实现问题,后者则关涉主体对客体的信息的接收和加工问题。纵观认识论发展史,汪信砚这一重要主张的理论价值在于:真正确立了认识论研究的实践原则,变革了人们的日常思维、对象思维,从对象性活动出发,实现了认识论研究范式从客体向主体的内在转换,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变成“认识活动怎样进行的问题”<sup>[1]</sup>,从而也就十分清楚地阐明了康德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

二是深入论述了认识的本质与知识的本质问题。作为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认识的本质和知识的本质必然是从事认识论研究者要思考和回答的重大问题。有人认为,认识的本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已经得到解决了,再没有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空间了。其实,这是对认识的本质问题的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认识本质上是一种能动的反映活动这一基本观点,在《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中有了新的认识和阐释。汪信砚一方面将反映这个认识本质性的一面提升到“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sup>[1]</sup>,“是人观念地把握世界和实践地改造世界中的一个基本环节”<sup>[1]</sup>,这样就把反映提高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阐释高度,从而也是从实践与认识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反映的客观内容,即人对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认识。将物质的能量、信息的内容也纳入反映的内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汪信砚又将主体性这个认识本质的另一面提升到唯物辩证法的阐释高度。汪信砚从三个层面论述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的表现:对世界的物的尺度的反映、对人的内在尺度的反映、对自我的反映和对人的内在尺度如何运用到物的尺度上的反映。结合这两个方面的论述,汪信砚对认识的本质的认识和阐释就十分全面和科学了:“反映既表现为对象

意识和自我意识,也表现为将自我与对象、人与世界观念地统一起来的实践意识。”<sup>[125]</sup>汪信砚在《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中不仅对认识是能动的反映这一基本观点作了合乎实际的、具有逻辑性的辩证唯物主义阐发,而且对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的特殊本质问题作了专门的考察。汪信砚认为,人类知识有三种类型:描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评价性知识。他指出,在这三类知识中,“人与实在的地位是各不相同的”:在描述性知识中,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旁观者”;在程序性知识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极大提升了,可以根据实在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进行选择;在评价性知识中,人的需要则处于结构的中心地位,所以,评价性知识是一种“主体性知识”<sup>[133-34]</sup>。在此基础上,汪信砚又深入探讨了知识本质理论的重建问题。汪信砚首先对当代西方学界流行的“知识的标准说明”作了辩证分析。他认为,知识的标准说明(亦称知识的三元定义)把知识定义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sup>[135]</sup>,阐明了知识的三个条件,即知识的真理条件(a知道p则p是真的)、知识的信念条件(a知道p则a相信p)和知识的辩护条件(a知道p则a对p的信念得到辩护),这三个条件不仅将人与实在同时包括在知识的定义中,而且突出强调人在知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对传统知识观的超越;但是,知识的标准说明仅仅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大门,而没有彻底解决人与实在的关系问题,没有真正完成知识本质理论重建的任务。汪信砚最后为我们提供了知识本质的信息论说明,从而为我们确定了知识本质理论重建的正确方向:(1)知识本质的信息论内在地结合人与实在、知识的主体与知识的对象;(2)知识本质的信息论在肯定知识与实在的相干性的同时,突出了人在知识中的能动作用。这些思考和探索表明,《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在研究和阐释认识的本质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三是科学考察了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汪信砚在考察认识

结构的时候,始终以科学实践观为前提和基础,对认识的主体性和客观性作了透彻的辩证分析。

(1)关于认识的主体性问题。汪信砚首先对认识的主体性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的规定:“主体性,作为认识论的一个属性范畴,指的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性,即处于一定认识关系中的人——认识主体的属性。”<sup>[138]</sup>我认为,汪信砚对主体性的阐释真正贯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科学概念。其次,汪信砚系统研究和阐释了认识的主体性的根据、内容和实质。著名哲学家夏甄陶曾说道:“认识论不是单纯研究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而是要研究这种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认识结果是通过一个怎样的认识过程达到的。”<sup>[19]</sup>而从学界的研究来看,认识的主体性产生的原因和根据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汪信砚则对此作了十分具体而全面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汪信砚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是从认识主体的结构要素出发的。他认为,主体结构是由思维机能系统和神经机能系统两个部分构成的,前者是主体认识能力的构成系统,包括认知能力、意志能力和情感能力三个方面的要素;后者是主体认识能力的生理基础,包括由脑干网状结构和边缘系统组成的第一基本机能功能联合区,接收、加工和保存来自外部世界的第二基本机能功能联合区,以及制定程序、调节与控制意识活动的第三基本机能功能联合区,它们分别对应认识活动过程中的人的情绪、认知和意志等主体性活动。汪信砚的这些阐释,既有心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等方面的科学依据,又有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分析,观点新颖,论证充分,为我们理解和研究认识主体性指明了方向。他还深入论述了认识主体性的内容和实质。关于认识主体性的内容,汪信砚分别论述了主体的相干性、主体间性和主体性差异性等三个方面。我认为,汪信砚关于认识主体性这三个方面内容的分析,不仅对我们理解和研究认识主体性有着重要的意义,而

且对我们思考和理解实践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有重要启示。关于认识的主体性的实质,汪信砚将实践的主体性和认识的主体性统一起来。他认为,实践的主体性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而认识的主体性就是建立在实践的主体性基础之上的主体性,即通过对象性的活动不断完善和丰富人的认识主体结构的主体性,是人在认识活动中对客体反映的能动性,并具体体现在认识主体性意识上。因此,汪信砚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和存在论中的主体性意识(自我意识)问题结合起来,并对之作了十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这就填补了学术界在认识的主体性问题研究上的空白。

(2)关于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汪信砚首先指出,客观性是一个属性范畴,它是在事物与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因此,按照这一关系的不同表现方式,客观性分为自在的客观性和为我的客观性两个层次。汪信砚对客观性的这一区分,不仅为认识和批判经典客观性理想提供了理论前提,而且深化了我们对客观性的理解。在《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中,汪信砚对认识活动关系的重新思考也体现出突出的创新性。他认为,认识实质上是由认识客体、主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结果这三项要素构成的,而这三项要素又构成了认识活动的两种基本关系,即认识结果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和认识结果与主体的认识能力之间的关系。经典反映论对客观性的认识只抓住了前者,即认识结果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也只是静态的,因而没有把握到认识的客观性的生成过程。因此,汪信砚对经典客观性理想的片面性作了深刻批判。他指出,要重建客观性理想,必须同时立足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真正能够规范人的实际认识活动的、现实可行的客观性理想应该是且只能是:在思维中观念地重构出客体显现给主体的面目。”<sup>[17]</sup>从当代大实践观来看,汪信砚在《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中提出的这一重要命题,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认识

的客观性指明了方向。

## 二、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前沿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和创新。如何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这是哲学家们所要面对和思考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来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必须实现两个“结合”:一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践的结合;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的结合。《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充分体现了对实践经验 and 科学知识高度的科学总结的特点,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前沿探索。

一是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作为一部认识论基础理论研究的专著,《认识的本质与机制》细致地对理论方面进行了总结,表现出理论性、逻辑性和规范性的特点。该专著充分吸收了人类当代实践活动的成果,是实践经验科学总结的思想结晶。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不只是对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而是对现代社会这个大时代实践经验的总结。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认识的本质与机制》所论述的当代认识问题、当代认识论进展以及对认识论未来发展的展望,都是基于信息化这一现代社会实践的特点而展开的。这就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论述的基础上,新增了实践的信息活动内容。与以往的认识论研究著作相比,进而言之,与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著作相比,《认识的本质与机制》把实践活动的信息化作为理解认识的新的视角和新的维度,这是汪信砚对新的实践经验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除了对信息化的实践活动的总结概括外,《认识的本质与机制》还在认识论的微观、具体研究上,结合现代普遍交往、社会预测、媒介传播和网络舆论等当代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新现象,对认识的发生和演化、认识的传播、超前认识和社会舆论等当代认识论研究

的新课题展开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也生动体现了《认识的本质与机制》是对当代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二是对科学发展成果的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离不开对科学发展成果的总结。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也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的结合。早在20世纪80年代,陶德麟就对这一问题作过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实际上起指导作用,并没有什么‘当然’的保证,这要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不是不断汲取新的科学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是不是永远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sup>[4]</sup>齐振海也认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从哲学认识论上概括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最新成就,以丰富它、发展它,并反过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认识方法。”<sup>[5]</sup>这些哲学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相结合的重要观点在《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运用。这也是这部著作十分鲜明的理论导向。真正深入学习了这部著作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结合笔者的学习,我认为,作为一部专门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及其本质、机制的著作,《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不仅尽可能地汲取了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而且将全部的观点和论证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这就充分保证了其认识论研究的科学性。科学性无疑是专门研究人类认识和思维活动的认识论的首要要求。从所涉及的学科来看,《认识的本质与机制》涵盖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医学、生物学、行为学、逻辑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知识。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相结合,《认识的本质与机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和观点。比如,在论述认识的主体性形成的根据时,《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依据现代神经生理学关于人脑神经系统的研究成果,对思维机能系统的生理活动作了深入考察,充分说明了主体的思维机能系统是人的神经机能系统的“社会性增生质”。再比

如,在论述认知结构与思维的操作机制时,《认识的本质与机制》运用心理学、信息科学的知识,为我们揭示了主体的认知结构及其对客体信息进行重组的基本形式。再如,在论述思维定式的形成机理时,《认识的本质与机制》运用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探讨思维定式形成的生理过程。正因如此,《认识的本质与机制》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

### 三、科学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阐释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它要求我们立足于实践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和不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范式,才能真正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sup>[6]</sup>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超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件易事,而是一项历史性的理论工程。参与并推动这一理论工程建设,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职责和使命。作为一名哲学家,汪信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科学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阐释体系。

一是对认识的一般原理的阐释与对认识的特殊问题的探索的有机统一。以往人们对认识论的研究并不少,也多有发展创新之处。但是,以往的研究往往局限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人们所做的大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之所以说《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在基础

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就,就在于其科学解决了一般原理与特殊问题研究之间的错位,实现了认识的一般原理的阐释与认识的特殊问题的探索的有机统一。《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一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第六章)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阐释认识论的一般原理,其中包括对认识、反映、知识等基本概念的辨析,以及对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认识活动的思维机制、认识过程和创造性思维、思维定式和认识的发生与演化等基本问题的探析;第二部分(第七章—第十一章)属于对特殊问题的研究,主要分析和论述认识的传播、认识传统、自我意识、超前认识和社会舆论等具体问题。虽然这两部分所研究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认识论问题,但从其所属问题域来看,前者属于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任何认识论研究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后者则是现当代认识论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关注和思考的重点很不一样。《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将这些问题区分为两个不同层次,在对认识一般原理进行阐释的同时,对认识的特殊问题也展开深入研究,这是其理论研究的完整性、系统性的具体体现。对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的深入研究,是《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上的重要特色。

二是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在当代西方学者那里,认识论被理解为纯粹的知识证明的语言逻辑的学问:“认识论是研究知识以及研究信念的证明的理论。”<sup>[7]</sup>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专门著作,《认识的本质与机制》的理论特色和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对认识的一般原理的阐释与对认识的特殊问题的探索的有机结合上,而且体现在其思想观点上。该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诸多重要观点。第一,汪信砚提出了认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强调要从主体方面分析认识、转换认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倡导以

主体为轴心审察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第二,汪信砚提出了认识的主体性根源于实践的主体性的重要观点。他认为,主体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对象化不断丰富和完善着人的主体结构,而主体因素在实践活动中对象化的情形,决定着其在认识活动中投入、凝结的方式和水平。第三,汪信砚提出了实践理念现实化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实践理念是比理论理念或理论观念更为高级的阶段,是理论理念或理论观念向实践转化和飞跃的必要中介环节;实践理念现实化的根本途径,是实际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第四,汪信砚揭示了创造性思维是向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的运行过程,认为实践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现实基础。第五,汪信砚提出了人的认识是以系统的方式发生的重要观点,认为认识总是社会性的认识或社会化了的认识。可以说,《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对每一个贯通认识活动领域的基本问题都作了独到、深入的阐述,都有深刻的见解和精辟的论断,而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又都是用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并且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得出的,从而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阐释体系。

#### 四、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知识体系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哲学教科书问题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对哲学教科书的研讨,本质上是对我们自身研究范式和阐释方式的反思。我们应历史地、辩证地对待以往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其特定的内容、体系、范例和表述方式,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更新和完善。《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对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作了前沿性的探索,既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一部具有哲学教科书性质和地位的著作,对于我们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从总体上看,《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在如下几个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1)对认识、反映和知识几个基本概念的明确界定,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它们的联系和区别。作者在阐述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反映的问题时,对反映的创造性作了专门论述,揭示了反映的创造性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将超前性视为反映的创造性的特点之一,这本身属于重要的理论创新。(2)对认识主体性意识的考察。作者指出,认识的主体性意识是对认识的主体性的关注和认识。以往的哲学教科书缺失这方面的内容,而《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对此作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叙述,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认识的主体性。(3)对认识活动主体结构的探讨。认识活动的主体结构,是认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础性问题。《认识的本质与机制》深刻揭示和系统探讨了认识活动的主体结构,阐明了它是认识结构、情感结构和意志结构的有机统一体,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认识活动主体结构的理解。(4)对思维机制的深入研究。思维机制是主体的思维机能接收和加工客体信息的具体方式。哲学教科书未曾涉及这一问题,但如果不阐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难以理解认识活动到底是如何进行的。《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依据主体的思维机能系统的知、情、意三个要素的功能,分别对思维的操作机制、调节机制和控制机制作了十分细致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认识活动的具体机理。(5)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以往有些哲学教科书提到了认识活动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但对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没有展开说明。《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则对此则作了深入探讨,并将这一问题和创造性思维问题结合起来,阐述了创造性思维的机制、要素和特点,这对于我们理解各种创造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6)对认识的发生和演化的研究。认识的发生问题是以往有些哲学教科书的重要内容,但人们在学习这方面内容的过程中仍有不少疑

惑。《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充分运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将认识的系统发生和社会演化这两个问题讲得十分清楚。当然,以上所述只是《认识的本质与机制》的理论创新的一部分。

二是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对认识的本质和机制的深入探讨和论述,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理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反映概念的考察。反映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概念。虽然人们通过哲学教科书的学习对这一概念比较熟悉,但是,真正把握其科学内涵的人并不多。《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对反映概念的历史发展和科学内涵作了深入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2)关于知识的本质的探讨。认识既表现为一种活动即认识活动,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即知识。平时人们所谈论的认识的本质即认识活动的本质,至于知识的本质问题则鲜有人论及。《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专门探讨了知识的本质问题,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认识本质的理解,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完善。(3)关于主体思维信息重组的阐释。认识活动中主体的思维信息重组,是认识论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问题必须运用现代信息科学的知识来解决。《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对此作了专门探讨,将主体思维的信息重组形式概括为全息重组、同构重组、交叉重组、背景规范重组和刺激诱导重组等五个方面,并对主体思维过程的信息流程的多级选择作了进一步阐述。这些阐释对于理解主体如何对客体信息进行主体性加工有着重要理论价值。(4)关于社会认识演化规律的探析。认识的社会演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以往的哲学教科书对此语焉不详,因而在理论上是有欠缺的。《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对这一重要问题作了深入探析,并论述了社会认识演化的两条重要规律:一个是从宏观向微观和宇观的拓展,一个是从既成事物向事物的

过去、未来回溯和推移。这两条认识社会演化规律的总结,对提升认识论研究的科学性有极大帮助。(5)对重要认识现象的研究。人的认识活动的本质与机制是通过一系列认识现象表现出来的。因此,对思维的本质与机制的研究离不开对认识现象的研究。以往无论是哲学教科书还是一些认识论专著,都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述。《认识的本质与机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分别对认识过程和创造性思维、思维定式、认识的发生和演化、认识的传播、认识传统、自我意识、超前认识和社会舆论等重要认识现象展开了理论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而且为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总之,《认识的本质与机制》一书思想深刻,内容丰富,体系完整,既是一部严肃的理论著作,也是一部通俗化的理论读物。说该著是一部严肃的理论著作,是因为作为哲学家的汪信砚治学态度严谨,对每一个命题、每一个观点和每一个问题都有着深入思考和严密的论证,该著是集思想

性、理论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认识结晶;说该著是一部通俗化的读物,是因为作为哲学家的汪信砚始终秉持为人民述学、为时代立论的学术信念,总是将极其晦涩、深奥的哲学问题讲得通俗易懂。务实的学风、朴实的文风、晓畅的语言、流利的表达,以及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见解、渊博的知识、清晰的逻辑和完整的体系,共同构成了该书的鲜明特色。

#### 参考文献:

- [1]汪信砚.认识的本质与机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 [2]陶德麟.实践与真理:认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61.
- [3]夏甄陶.认识论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7.
- [4]陶德麟.陶德麟文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28.
- [5]齐振海.认识论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
- [6]刘国胜.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1.
- [7]丹西.当代认识论导论[M].周文彰,何包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

[责任编辑 杨捷]

## Important Progress in China's Marxist Epistemology Research: Thoughts on Reading *The Nature and Mechanism of Cognition*

LIU Guoshe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e and Mechanism of Cognition* is a fundamental subject of Marxist epistemology. *The Nature and Mechanism of Cognition* is an original study of this subject, which embodies the important progress of the study of Marxist epistemology. First, it deeply discussed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in epistemology, including how to “view cognition from the subject”, the essence of cognition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the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of cognition. Second, it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frontier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especially profoundly summarize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of modern mankind. Third, it scientifically constructed the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t epistemology, and unified both the explanat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cogni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pecial questions of cognition, putting forward a series of prominent viewpoints of Chinese Marxist epistemology. Fourth, it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Marxist philosophy textbooks, which not only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textbooks, but also improves the system of Marxist philosophy textbooks.

**Key words:** Marxist epistemology; nature of cognition; mechanism of cognition; subjectivity of knowledge